



# 兩代人

焦 勇 夫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# 兩代人

焦勇夫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## 內 容 提 要

這篇小說，描寫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的新舊思想鬥爭。它提出了一個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重要問題。

小說中的主人公老梁頭，他盼着發家，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爲着留個後手，却又留下一條體己牛，放在外邊吃租。

隨着合作社的發展，老梁頭的家底子也厚了。但是，社越擴大，他却越有顧慮：怕吃虧，怕給別人墊背，總想走回頭路。老頭的兒子和兒媳婦，都是農村的先進分子。他們一心辦好社，奔社會主義，哪能同意老梁頭的主張！於是，老一輩的和少一輩的展開了矛盾鬥爭。老頭吵着、鬧着，要留牛、賣牛、砍牛，又要分家……可是合作社事業和集體主義思想越來越強大，而老梁頭的落後思想，在家裏家外，却遭到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。終於，在事實的教育下，認清了光明大道，把牛入到社裏。

## 兩 代 人

焦 勇 夫 著

曲 羊 靈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馬路灣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268·787×1092 耗 1/4 · 1 1/4 印張·20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107 定價：一角一分



本來是芝麻大點事，老梁頭却憋了滿肚子氣。一早晨，他就拿把鐮刀，牽着自己留下的那條帶崽兒的體己牛，蹣跚蹣跚地奔後山去了。

已經過了白露，社裏成片的高粱鍍滿了殼，稻穗也都張開了嘴，只等着再養兩天，一到秋分，就動手割地了。眼下，社裏正忙着給今年入社的新社員蓋房。老梁頭原先在南城住的時候，擺弄過幾天石頭，大夥說他有技術，就舉他砌石頭牆。大家都盼着早點把房蓋好，怕是再拖過幾天，時令一轉，這東山溝子就許漫天揚開大雪。可是，今天老梁頭却扔下活不幹了。

是誰惹着他了呢？

昨天下晌，他正在砌石頭，社主任來看門窗立得正不正，順便到老梁頭這道牆調了調綫，一看，牆砌出個鼓肚來，但又沒明說，倒和老梁頭的兒子——這個生產隊的隊長小聲說了幾句，老梁頭就有些嗔（ㄣㄣ）心。

為啥不明說呢？因為主任摸透了老梁頭的脾氣：順毛摩挲（ㄥㄨㄣ），要腦袋也給；要是戡（ㄣㄣ）着硬槓，動一棵汗毛也不行。所以，主任沒有當面提出。而老梁頭呢，如果誰對他有意見不明說，瞞着藏着的，不管是誰，他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。

老梁頭壓着火氣，等到晚上散工回來，就跟他兒子鬧開了。罵了一陣，把主任也捎帶上了。兒子想勸他，但又明知道：這老頭子在氣頭上，越勸，他就越凶，只好忍着，等他罵够了再說。誰曾想，老頭子更火了，衝牆叨咕着：“你們都臭着我，好哇！侍候不了你們，還躲不了你們！明天我不幹了，牆倒了算我白搭工！”

說是不幹了，可是他能閒得住嗎？要是沒點活纏着他，就是他那雙能劃着洋火的手掌子，都覺着癢癢。其實，他是想藉這個囤（ㄣㄣ）子，到後山放放他那條體己牛，連割點“小葉張”草。

提起他的牛來，話可長了。他所以鬧這頓脾氣，底火也就在這裏。

這條牛，是老梁頭入社那會留下的。照他的本心說，下苦力，幹了一輩子，才養活一頭牛。從一九四七年

往這麼，在互助組裏裹着幹，口難肚攢的，又買了一匹馬，還有這條大牛。前年冬天轉社的時候，老梁頭原是不想入的，他打算領着兒子在外邊單幹。地不夠種，就開上幾垧荒，黑黝黝的土，捏一把都冒油，叫它長出什麼不行呢？過上幾年，就是不能黃金萬兩，也能騾馬成羣哪！可是他兒子說什麼也不肯，一定要入社，再加上社主任等都來勸他，說合作社好，也就跟着入社了。他想：你們說社好，想必是個發家的道兒，那麼就把一匹馬入進去吧，多投點資本不是來得更快嗎？而且錢股多，說話腰板也硬。出於這樣的打算，老梁頭才終於依了兒子的意見，說：“看在親戚面上，我捧主任的場。”但他無論如何不肯入這條牛。他盤算着：總要留點後手，萬一受了損失，也好有個依靠。況且大乳牛是剛剛買到手，還沒有給他下一個犢，怎麼就能輕易入社？他對兒子說：“家裏不留一頭牲口，推碾子、拉磨，一張口就用社裏的，看人家的眼色去呀！”話雖這樣說，那條牛從春到秋可總沒在家。老梁頭說叫外屯人借去了，實情是牽到他小舅子家吃租去了。主任和他兒子勸過多少遍，他都不聽。

怎麼能聽他倆的話呢？在老梁頭看來，他倆不過是兩個小毛孩子。拿李主任說吧，他今年才二十五歲，是老梁頭兒子媳婦的娘家哥哥，從親戚上論，主任叫老梁頭“大爺”。原先給地主做長工的時候，老梁頭和他搭過



夥伴，倒是知道他心裏有調算。但老梁頭心想：你支門過日子才有幾天，懂得什麼叫家裏外頭？至於對他兒子，那就更簡單了：“幹莊稼活，你把我的經驗倒全學去了；治家、處世，你還遠着呢，等我死了再由你！”

他兒子名叫梁占一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在社裏當生產隊長，他是個共產黨員，做一手好活，人還老實，幹了大半季活，連雙鞋都不穿。老梁頭嘀咕幾回，叫他從社裏支幾個錢，買雙鞋來，他却為社着想，總不吱聲。可是對自家的那條牛，却翻來覆去地勸說。老梁頭有些煩，罵道：“叫你跟主任說說，到合作社去弄雙鞋，你低頭裝啞巴，咱們有條牛不入社，你可有了嗑嘮了，精不精 傻不傻的！”只為這條牛，爺倆鬧過不少的不痛快。

前兩天，牛回來了，還拉回幾斗租糧。老梁頭耳聞不少人對他這頭牛有反映，自己也有些心慌。眼看着就要秋收，打完場又要討論擴大社的事，但直到現在，今年春天懷的小牛犢還沒生下來，而老乳牛却越來越瘦了，要照這個樣子給牠作價，那就更少。他急着要把牛餵得胖一些，也捎帶着躲躲風兒，可是老沒抹得閒歇工。這下子，抓破了臉，就決心把牛牽出去放放。

## 二

老梁頭牽着牛，蹚過那道兩丈多寬的小河叉子，到後山就把牛放開了。出來時，還滿肚子氣，一看到那齊

刷刷的“小葉張”草，就又顧不得生氣了，一股勁兒，就割了四百二十來捆，連晌也沒歇，眼擦黑回家的時候，他早就消了火。這時，他自個兒也覺着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低着頭，躲在牛身上馱着的兩捆青草的後邊，一聲不響地回到家裏。雖然他覺着別人會用白眼睷他，但不管怎樣，這一天總算沒白歇工，甚至比蓋房子還多掙。家裏人知道他一早晨是氣着出去的，晌午都沒回家吃飯。他兒子媳婦李淑勤在婦女隊當隊長，偏趕上今天沒活，特意買了兩隻大青蛤蟆，燉了一鍋大蘿蔔，還打了二兩酒，準備給老梁頭消氣。

老梁頭剛進屋坐下，梁占一也回來了。老梁頭連眼皮也沒撩，倒了一盅酒就喝開了。梁占一心裏有事，胡亂地吃了兩口飯，然後就頭朝裏躺在北炕上了。

老梁頭自覺着理屈，便坐在南炕沿，悶着頭吧噠着他那個旱煙袋，弄得滿屋葉子煙氣，迷離模糊的。那盞油燈好像也比往天暗得多。屋裏死一般的沉寂。李淑勤收拾過桌、碗，想跟誰說上幾句話，打破這僵局，便站在玻璃門框前邊，睷睷南炕，又望望北炕，誰也不出聲。她上了北炕，問梁占一：“怎麼啦？有話就說唄！”梁占一揮了一下手，說：“沒怎麼的，說什麼？”

真是的，有什麼可說的呢？為了這條牛，梁占一心裏可真沒少窩囊過。自己是生產隊長，又是個黨員，可是家裏還留一頭牛，裏一半外一半的，這使他常常煩惱。



今天在工地上，又聽了一肚子的風涼話，有的說：“大牛吃租子吃瘦啦，還得放下社裏的活不幹去放放！”有的說：“就這麼當社員哪！咱們也跟他學！”有的說：“人家兒子是頭行人，輪到咱名下可就不行了！”梁占一是一個臉皮薄的人，哪能吃得住這些呢？那時，他真恨不得一步跑到後山去，把爹硬拉回來。如果爹不回來，就跟爹吵啊、鬧啊的，一定要爹回來。但是，他又一轉念，那樣去硬碰硬，把爹的脾氣惹火了，不但不解決問題，反倒會更加鬧壞了。於是，他便忍在心裏，又想起大家的那些話來了。起初，他還覺得大家對他說那些風涼話，是太不體諒自己，臉上還曾熱了一陣。但後來一想，又平靜了下來。因為他記得，當初，爹留下體己牛時，不少人要照爹學，黨支部曾經向大家解釋過，而且還幾次地批評他，不應該苦悶，要他耐心地等待，引導爹一點點地進步。想到這，他又覺得現在大家能對爹的落後行為表示不滿，倒是怪難得的了。難道不應該向落後的行為表示不滿嗎？假如是在前幾年，大家也許跟在爹的屁股後照樣學呢，那倒是更加可怕……這樣，他又感到人們是變得越來越可愛了……但想到這裏，他馬上又聯想到爹，唯有爹，落在人們的後邊了。這時，他又有些着急。他回到家來的時候，本想立刻勸勸爹，但是他見爹爹氣昂昂的樣子，又怕一下勸翻了。因為一提到這頭牛，不管怎樣，老頭子總要翻臉，這好像已經成了規律。

他思前想後，覺得無論如何得當爹說說了，就爬起來，揚着臉小聲說：“爹！也不請假就上山放牛，人家反映可大了呢！”老梁頭把煙袋一盪，說：“反映什麼，不幹活，也是不掙工分啊！誰不讓他們放！”梁占一說：“那也得請假呀！”老梁頭說：“請什麼假？你是隊長，你還不知道？”梁占一說：“那要都這麼放起牛來，還有個紀律沒有啦？”老梁頭說：“什麼紀律，我不懂！叫我說，要是沒那個能耐，就別幹了，還嫌沒受夠氣？”梁占一解釋說：“倒不是我受氣，要是早把牛入到社裏，不就沒這回事了嗎？”一提到“牛入社”三個字，老梁頭心裏比什麼都煩，就說：“提那個幹啥？咱們就是牛不入社，資金也不比誰少。兩匹馬，一輛車，鐮刀、磨石，不全是姓梁的嗎？比比！跟誰不敢比！”他越說聲音越大，鄰居們聽到吵嚷都趕來了。老梁頭坐在凳子上，臉對着梁占一，可是說時，還直朝窗外扭，好像故意要給別人聽似的。大夥也蒙頭蒙腦，就問：“怎麼回事？爺倆還說不來嗎？”老梁頭心想：問什麼，要不叫你們反映，能有這回事嗎？於是，就當着衆人講：“這不是嗎，我今兒個去放了一天牛，這大隊長回來就不讓了。我就說他：一沒那個文化，二沒那個腦筋，光憑着對社的印象好，可是印象能當飯吃嗎？要是幹不了，就輕輕給人家撂下，省着今兒個意見，明兒個起了反映，惹那個氣還能交下誰咋的！”老梁頭越說越多，簡直就沒個完。

這下，可急壞了老梁太太。老梁太太正患着病，她聽老梁頭的話越說越走板，恐怕傷了鄰居，便吃力的撐着身子爬起來，用一種哀求的聲音說：“得啦，不要再說了吧！還嫌沒丟够人麼？我的心哪……”老梁頭這才被迫住了口。梁占一覺得他爹的話裏，還藏着另外的話，本想向大夥解釋明白，可是聽他媽那樣一說，就把到了唇邊的話嚥了下去。他想：好在這些事大夥也都知道，何必再讓媽媽操心呢？他趕忙攙着老梁太太躺了下來。鄰居們又勸了老梁頭一陣，就都回家歇息了。

### 三

月牙兒悄悄地躲在南礮（为丫）子的後邊了。那排密密層層的刺松，像一溜兵馬。天近午夜時分，整個屯子都睡在夢中了。但梁占一却翻來覆去地睡不着，只聽那山水從石頭縫裏流出來，細聲細語的。梁占一的心裏，也像那山水似的，想不盡地想着許多事。

梁占一心裏憋了滿肚子話無法說。爹的脾氣是那樣的暴躁！一戳着他，就要吵架；一吵架，就影響媽的病。梁占一知道他媽那陣說那句話時，心裏該是多麼悲傷！

他怎能不知道呢！為着爹，媽媽受了多少窩囊啊！為什麼媽媽說“還嫌沒丟够人麼……”？梁占一想起了那件令媽媽傷心的事。

去年春天，老梁頭在社裏當保管員。當時，社剛剛

成立，也沒有個倉庫，什麼東西使完，都放在他家。送糞時，社裏缺三股杈，就現買了三把，使完以後，自然也就放在他們家了。今年送糞，又吵吵三股杈不夠用了，有些人話裏話外地埋怨保管員不負責任。

這一天，梁占一派隊裏的張積臣到供銷合作社去買杈子，正趕上老梁太太在那兒賣廢鐵，用一個大抬筐裝着，滿滿的。他很驚異，老梁家哪來這麼多的廢鐵呢？便上前撥拉兩下，忽然發現了三把三股杈，長齒、嶄亮，正是社裏的。他就問：“這不是去年社裏買的三把杈子嗎？”老梁太太很詫異，就說：“怎麼是社裏的？這是我們家的呀！”張積臣又問了一句：“是你們家的，怎麼捨得當廢鐵賣呢？”老梁太太像有什麼東西噎住嗓子，臉也刷地紅了起來，轉身就走了。

張積臣也沒買杈子，就提着三把杈子去找梁占一，問他怎樣處理，梁占一一一看，正是社裏的，二句話也沒說，趕忙往家走，張積臣見他臉都變了色，就勸他：“不要發脾氣，是老太太一時糊塗，說一說也就是了！”梁占一哪裏聽得進這些，嘴裏不住地埋怨他媽，說：“這老太太簡直糊塗透了。就缺這三把杈子的錢嗎？”

其實，那怎麼能怨老梁太太呢？那是老梁頭叫她去賣的呀！老梁太太一輩子就是聽老梁頭的話，有什麼事，老梁頭說怎樣，她就怎樣，從來不敢有什麼獨立的主張，即使有，也不願表示出來。人家說她太缺乏主見，她也

不吱聲。她想：婦道家，除了餵雞打狗而外還有什麼呢？難道還能不聽丈夫的話？這幾年，雖然她也知道婦女解放，可是她覺得一輩子都是這樣過來的，到老來還學那些花樣做什麼？何況當她去賣廢鐵的時候，並不曉得裏邊還有社裏的杈子，老梁頭只是告訴她：“賣了吧，留着也沒用，還可以換點鹹鹽！”誰知道會有這樣的事呢？

老梁太太勉強地含住眼淚，但心裏却是憋屈極了。一輩子倒是淨受窮來，可總有個窮志氣，沒辦過這樣的事。她回到家，把情形告訴了老梁頭。

老梁頭看梁占一又拎着三把三股杈，氣哼哼地衝進了屋，就天一句地一句地罵了起來：“有丟的就有揀的！三把破杈子你們看見了，別的呢……”梁占一顧不得老頭的脾氣，把三股杈舉着，問老梁太太：“媽！咱們怎能做出這樣事來？”老梁太太只低着頭，眼光溜着老梁頭。老梁頭臉紅身熱，一把奪過杈子，噹啷一聲扔到門外，說：“什麼稀罕物！咱們不要，壞了咱們賠，入社的資金够買他一大車的！”梁占一又揀起那三把三股杈，對老梁頭說：“爹！這是社的財產，亂摔亂砸的不心疼？保管員做出這事來，還不去坦白！”老梁頭說：“你去吧！我養活個好兒子不是對社印象好嗎？你去你去……”說着就推梁占一，梁占一氣的猛然轉身說：“我當然要去！”老梁頭哪曾想他真去告發自己的爹，跳上一步，罵道：“雜種！打折你的腿！”可是梁占一已經跑出去了。

梁占一把這事告訴了主任，當晚就開了社員大會，撤了老梁頭的職務。打這，老梁頭自然是壓住了一口氣；但老梁太太比他還為難，她的心是怎樣的被刺傷了啊！她的病，也因這件事重了起來。

梁占一想睡覺，可是他忽聽“哎喲”一聲。定一定神，才知道是媽媽在叫。他覺得媽媽實在受了不少的折磨。雖然這種折磨並不是老梁頭有意識地加在她身上的，雖然老梁太太自己也不曾意識到那是折磨，但是在梁占一心裏，却常常為老梁太太感到痛苦。他想到這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咳！以後再提牛的事吧！”

正是三星要落的時候，老梁太太的病突然重了起來，不斷聲地叫喚着。全家人都起來了。梁占一急忙端着那盞油燈，到南炕問：“媽呀！哪裏不好受？請大夫來看看吧！”老梁太太那滿是皺紋的臉上，浮着一層豆粒大的汗珠，叨咕着：“為什麼老天爺叫我受這罪呢？……”這時李淑勤也把開水倒了上來，問：“媽，覺得重了嗎？”老梁太太很吃力地翻過身去，又叫喚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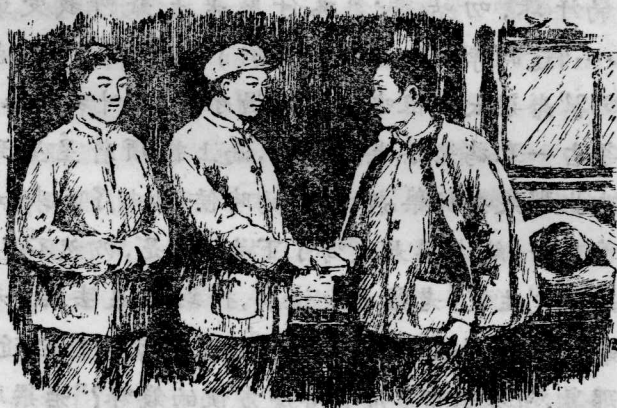
梁占一真為老梁太太難受，馬上就頂着星星到東屯張先生那裏去抓藥。晌午歪的時候，他趕了回來，李淑勤把藥熬好，給老梁太太喝了下去，可是，仍然不見效。

聽張先生說，老梁太太這病，得到城裏去治，老梁頭皺着眉頭說：“住的倒行，占一他舅舅家離縣城近，就住在那裏，可是錢呢？哪有那麼方便的錢哪？”老梁頭的



意思是叫梁占一想辦法，但梁占一什麼也沒說，轉身出去了。老梁頭想起前年夏天老梁太太犯病的樣子：臉像蠟人一般，眼睛像要凸出來的樣子，兩手撓着炕席，滾來滾去……老梁頭嘆了一口氣，心裏叨念：“把那牛賣了吧！”可是，一時到哪裏找買主去呢？他急得亂轉，沒有辦法，只有小聲地罵梁占一：“用着你時，你又溜了！”正罵着，梁占一和主任一同來了。主任從腰裏掏出一疊新票，交給老梁頭，說：“大爺，不用急了，這是我現找會計支出來的，八十萬元（舊人民幣），點點數吧！大娘這病早就該到城裏去治，要不的，就把人拖累壞了！”老梁頭喜出望外，跟主任說：“大侄啊！我這算沾社的光啦，這錢到秋就從我們賬上扣吧！”

第二天吃過了早飯，老梁太太就坐着社裏的膠皮輪子車，奔娘家去了。



#### 四

老梁太太走後的第五天，那幾座新房就全蓋好了，新社員都搬了進去。那房子和梁占一他們住的房子一樣：也是紅磚、綠門、玻璃窗，進去一看，寬寬綽綽，亮亮堂堂的。這時候，大家都止不住地高興，擊等着時機一到，就伸刀割地了。

天，晴得藍瓦瓦的，頭上連一塊雲絲也沒有。連晴了兩天，車轍裏的積水，都乾涸（厂亡）了，地皮也都晒得響乾。小河叉子裏的水清涼涼的，柳條兒的影子，在水皮上飄盪着。這時，大地變成了五顏六色：高粱垂着黑紅的穗頭；金黃色的穀穗往下彎彎着，搭肩擦背，沙沙直響；苞米都乾了纓，大棒兒裂歪歪的；山上的樺樹葉已經由蒼（出）綠變成了灰白。一陣秋風吹來，成片的莊稼，像海浪一樣地捲過去，着實令人喜愛。

社裏為了不使糧食損失一粒，正連夜動員男女社員下地，並且實行流水作業，連割、連拉、連打，怕一場雪下來，影響糧食質量。早晨，雞叫兩遍就出去，晚上，頂着星星才回來，誰也不感覺累。這一天，割地回來，吃過了飯，天已經大黑了，只聽老乳牛在圈裏連叫了幾聲。老梁頭端着燈出去一看，見乳牛正往外叨草。老梁頭知道牛要下犢，忙把梁占一和李淑勤也叫出來了。叫李淑勤到南場園去抱草，給牛絮窩。他自己給牛熬

小米粥。

老梁頭心裏高興極了。只要小牛犢一落地，那就等於一筆錢落到手裏，如果再是個小乳牛，那就更好。俗語說“乳牛下乳牛，三年五個頭”，成一個牛羣還費勁嗎？梁占一也滿心歡喜，在早勸爹把牛入社時，爹總說“任賣地下走的，不賣肚裏有的”。這下可變成地下走的了，看爹還說什麼？他覺得事情有了希望。

牛已經趴下了，李淑勤還沒有回來，老梁頭急得自己跑過去，剛走幾步，碰上李淑勤空手回來了，走道也悄悄的，很怕一脚踩死個螞蟻似的。老梁頭罵起來：“真沒用！連點草也不能抱！”李淑勤小聲說：“別吵吵！”然後又走到梁占一身邊小聲說了些什麼，老梁頭有些怔住了。

原來，李淑勤去抱草時，聽到倉房後邊嘩嘩的響，她偷偷地湊近些，影影綽綽地見一個黑影，正從倉眼往外扒糧，她也沒顧得抱草，趕忙就回來了。

梁占一聽說有人偷公眾的糧，心裏止不住往上竄火。他怎麼能只顧自個家的牛犢，忍着公眾的糧食被偷呢？他躍起身隨李淑勤奔南場園去了。老梁頭喊道：“甚麼急事？下了牛犢再走！”可是小兩口已經不見了。

剩下老梁頭一個人，顧得抱草，顧不得熬粥，他剛抱捆穀草扔在地下，小牛犢已經生了下來，滾在地下，沾了一身泥。他忙給牛犢揩淨了泥，抱在穀草上，又跑